

行乞家族

锤子 著

行乞家族

鍾子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行乞家族/锤子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9.8
ISBN 978-7-5321-7138-5
I. ①行… II. ①锤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9)第144350号

发 行人: 陈 微
责任编辑: 林淮克
美术编辑: 钱 祯
封面插画: BUTU

书 名: 行乞家族
作 者: 锤 子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印 刷: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: 889×1168 1/32
印 张: 11.125
插 页: 2
字 数: 187,000
印 次: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
I S B N: 978-7-5321-7138-5/I · 5708
定 价: 39.00元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13817973165

家是你的梦想之地，而不是你可以抵达的地方。

——《奥德赛》

献给自己，
得到和失去。

目录

出走

1

异乡

95

殊途

191

归路

267

后记

345

出走

猫狗兄弟

扒车

驯虎

车站

鸭子

复仇

道歉

羚羊

猫狗兄弟

初春刚过，寒冷仍不甘示弱，但它们节节败退，不得不从中午退出，不过早晚还是它们的天下。夜很深了，偶尔几辆喘着粗气的火车匍匐在铁轨上驶过，带起的风让大猫下意识裹紧了衣服。

走在前面的二狗对气温要适应的多，寒冷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他不停地踢着石子、快餐盒、易拉罐、牛奶盒等一切出现在脚下的东西。夜模糊了这些事物的本来面目，二狗看不清它们，因此也不认识它们，谁知道踢到了什么，随便吧，这并不影响踢本身的意义。这些被踢飞的东西并不逃避，正面迎击，结果是掉落到另一个地方，二狗坚信，即便它们有避开的机会，也不会做丝毫的努力。

大猫对此节制得多，双手裹紧衣服，进而抱紧自己，

缓慢地在两条铁轨间的空地上走着。远方火车的灯光并没有让他闭眼和低头，紧随灯光一起来的，还有几声鸣笛，二狗朝着笛声传来的方向大喊，他似乎赢了，不论在自己还是大猫的耳朵里，他的声音显然超过了笛声，并且时间更长，随着火车临近，铁轨也呜咽起来，大地倒是像个羞涩的少女只懂得轻轻颤抖。二狗的叫喊依然在继续，只是赢的一方不再是自己，大猫只看到他张大了嘴巴，声音被彻底盖住了。

二狗并不在乎输赢，从灯光开始，到鸣笛临近，从第一节车厢到最后一节车厢，每一节路过他的，他都叫喊了一遍，最后他停止叫喊，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子，朝远去的火车扔了过去。

大猫已经超过了他，甚至连看都懒得看他一眼，叫喊完毕，二狗跑着追了上来。

“哥，回家吧，饿了。”

大猫没理他。

铁轨在他们面前向前向后延伸至不可见，紧紧钉在大猫二狗生活的镇子一侧，仅有的一条公路几乎并行地从镇子中间穿过。与喧嚣的公路比起来，他们更喜欢铁路的沉

静。打小开始，大猫就习惯一个人在这片铁路上游荡，他熟悉这里的每块石子，偶尔有养路工人在这里工作，他认识负责这一段路况的每一个人，每一个人也认识他，仅仅是认识，彼此之间没有谈话，没打过招呼，甚至不知道彼此叫什么。

大猫清楚地记得二狗第一次来铁路的情形。一年多前，夜里他回到家，看见床上坐着一个漂亮女人和一个孩子，漂亮女人见到他立马站了起来，笑着说：“这就是大猫吧？”

正在喝酒的父亲眯着眼睛：“兔崽子，叫妈。”

大猫没叫。

紧接着父亲的酒杯就冲着头飞了过来，大猫甚至都没意识到发生了什么，就被砸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头晕目眩中，他还挨了父亲一脚，漂亮女人急忙挡在了他和父亲中间。不过这个细节他不是很确定，也许挨了父亲不止一脚，漂亮女人什么都没有做。

坐在床上的孩子却看着他笑了起来，大猫一激灵，怒火中烧，站起来揉了揉额头，转身离开了家。

这是大猫第一次在铁路旁过夜，他靠在铁轨旁的石子上，很快就睡着了。

火车从旁边经过的时候，大猫猛然被惊醒了。车厢和他的脑袋近在咫尺，吓得他魂都被火车带走了，脚软到想站都站不起来，他几乎是坐在地上用手撑着用双脚挪到隔离网前，靠着隔离网一夜没睡。

从家里出来的路上，大猫就决心对这个坐在床上不仅看热闹还耻笑自己的孩子一个教训。就在大猫惊魂未定靠在隔离网上的时候，这个孩子找到他，把一只手里剩的半个包子全部塞进嘴里，跑过来把另一只手里提着的塑料袋交到他手里。后来大猫总给二狗说的一句话是：“要不是那俩韭菜馅包子，你早晚难逃一打。”

大猫把塑料袋里的两个韭菜馅包子吃完，试着站了起来，还没开口，孩子就问：“香不？”大猫的怒火就输给了两个韭菜馅包子和一句“香不”上面。他想了想，问孩子：“哪弄的？”

“偷的。”

怒火还没有走远，大猫一脚踹向孩子，孩子居然躲开了，大猫赶紧补一脚，孩子似乎预料到了，撒丫子就跑。

大猫一路追去，他追得越紧，孩子就跑得越快。几百米之后，大猫突然停下，气还没喘匀，就把刚吃下去的包

子吐了出来。

孩子看到大猫停下来，自己也停了下来，隔着几米远看着跪在地上干呕的大猫——他已经吐不出来任何东西了，说：“哥，别追了，你追不上俺。”

大猫用手抹了抹嘴边的呕吐物，骂了一句：“谁他娘是你哥！”

“妈说了，以后管他叫爸，管你叫哥。”

那一年，大猫不到十四岁，眼前的这个孩子，刚过十二岁。

大猫就一直坐在自己的呕吐物旁边，不停地对孩子说：“来来，你过来，我不打你。”孩子不听，也不动，一直就站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。

事情的转折发生在李富春带着三个小兄弟过来开始，李富春很远看见大猫就喊：“大猫，你坐在那等死呢？”

大猫手撑着地刚想站起来，李富春和三个兄弟就冲他跑了过来，大猫站起来边跑边用手指着孩子说：“打他，打他。”

孩子反应比大猫还快，俯身抓了一把石子也跟着跑了起来，很快就把大猫甩在身后。不出任何意外的，跑在后

面的大猫被追上来的李富春一脚踹在大腿上，身体就朝前飞了出去。

四个人把大猫围在中间的时候，几颗石子正朝他们飞过来，李富春还没说完“别让他跑了”，其他三个人已经朝孩子跑了过去。

孩子没有跑，被拽着脖领子来到李富春面前，李富春问大猫：“这他娘的谁啊？”

“不认识哩。”

李富春没理他，转问孩子：“你，叫啥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孩子说。

李富春一巴掌扇在孩子脑袋上：“娘的连叫什么都不知道，哪来的？”

“没从哪来。”

“不说是吧，帮着大猫打我。”李富春说着一脚踹在孩子的肚子上，孩子捂着肚子倒在了地上。

“他是我弟。”大猫说。

“你妈在哪你都不知道，还你弟，猫的弟弟，狗啊？”

“他就是我弟，我是他哥，不信你问他。”

“爱谁谁，大猫，之前可给你说了，以后这块地方你少来，见一次打一次，以后再让我见着，连他一块打。”

大猫也是那一天知道了弟弟的名字，叫周乐文。“挺好听哩。”大猫任他捂着肚子躺在地上。“不过不行，你不能叫这个名字，不响亮，人一问我弟叫啥，我叫大猫，你叫周乐文，不合适，你得和我差不多，你以后叫二猫。”孩子捂着肚子，看着大猫自言自语，大猫揉了揉额头：“二猫也不行，咱俩不是一个爸不是一个妈，不是亲生的，猫不行，你不能叫二猫。”大猫叹着气沉思了几秒钟：“你叫二狗，我是大猫，我老大，你老二，听着也像一块的。”

“你以后就跟着我混，你妈和我爸一伙，你和我一伙，各玩各的。你还行，跑得挺快，打架吃不了亏。”

“李富春就爱欺负我，习惯了，不爱和他们一般见识，咱俩也不是他们的对手，不过也没事，他们一般不往这儿来，今天是凑巧了。”

“记住，以后再看见他们，没二话，直接跑。”

“以后我走到哪，你跟到哪，别听你妈的，听我的。”

.....

二狗这个名字那天起就属于这个孩子，没人再提周乐文。二狗那天捂着肚子听大猫说了一上午，直到他感觉稍微好些了，便从地上坐起来，对大猫说：“哥，饿了。”

大猫从小就不知道自己亲生母亲是谁，二狗从没见过自己的亲生父亲。从那天开始，他们形影不离，整个镇子都知道大猫多了一个叫二狗的弟弟。

大家还知道，二狗最擅长的就是逃跑和偷东西，这两者，可以合二为一，本质是一件事不可或缺的两面。大猫和二狗在一起后，几乎所有人也对大猫警惕和疏远起来，每当他们从街上走过，人们不再主动搭理他们，偶尔会相互提醒：“小心点。”在此之前可不是这样，人们会和大猫开一些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玩笑：“大猫，这是回家啊？别回了，恁爸刚把房子输了。”

当然，大猫不在乎人们以前的做法，也不在乎现在。他反对二狗偷东西，却也没那么反对，反正二狗偷来的东西，能吃的照吃，不能吃的想办法换成钱。

时间久了，人们简称他俩是“猫狗兄弟”，也有人直接叫他们“猫狗帮”。

在名字的问题上，大猫最不喜欢“猫狗兄弟”，因为四大天王从不叫自己“四大天王兄弟”，八大金刚也不叫自己“八大金刚兄弟”。他曾想把自己称为“猫狗帮”，但叫什么什么帮的名字太多，“大刀帮”“斧头帮”，虽然外人一看就知道是做什么的，但太容易被看透反而没意思。一

个团体应该半遮半掩，既像是干这个的，又不太像干这个的，所以他要把“帮”去掉，“猫狗”扩充为“猫猫狗”或者“狗猫猫”或者“猫狗狗”或者“狗狗猫”。

他觉得这四个名字都差不多，只不过他是老大，理应当把“猫”放在前面，也正因为自己是老大，自己要占两个字。这个名字不久就被传了出去，人们已经很少叫他们“猫狗帮”了，而是直接说“猫猫狗”。虽然叫“猫狗兄弟”的人仍然很多。

也是从那时开始，大猫和二狗不回家的次数多了起来，他们总能找到过夜的地方，除非是特别冷的时候。就像今天，他们在铁道旁来来回回漫无目的地走，他们等到再晚一些，整个镇子陷入寂静的时候，再准备回家。